

標註春秋左氏傳
大槻東陽編輯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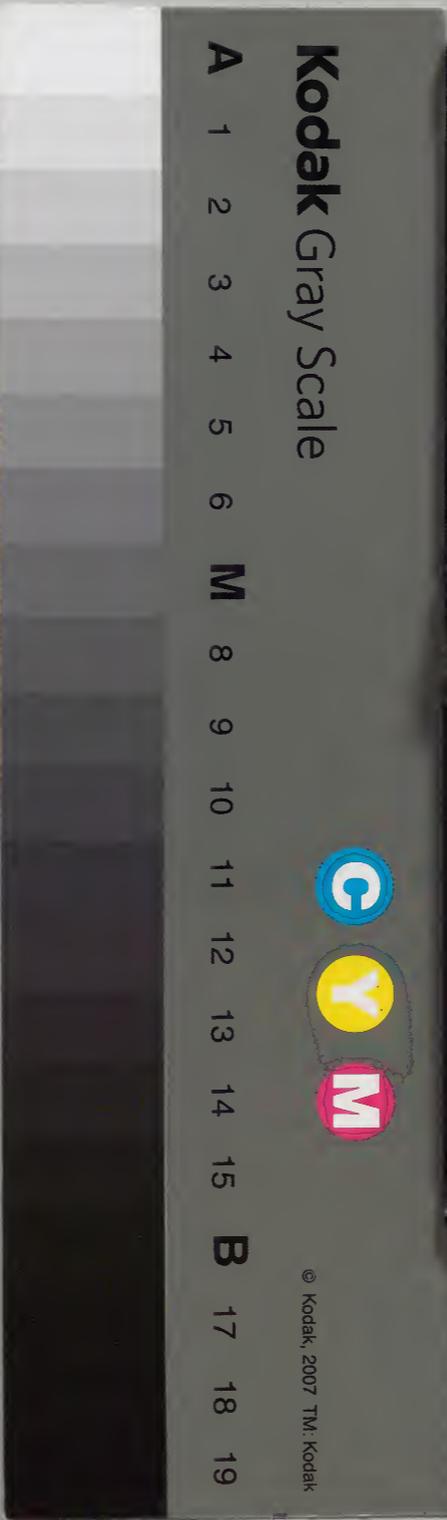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一	四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漢書	一四	一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
冊數	10 (9)	
函號	274	125



註釋

定公在位十五年史
傳不言其母不知誰
所生
正義曰六月即位而
八年即稱元年者史
官定策不可半年從
前半年從後後漢以
來至于春秋改元史
于春夏即以元年冠
之是有因于古也
晉人執云大夫專
執于是始 煬羊讓
反 諡法好內急政
曰煬 季氏禱之云
季氏禱于煬公以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七

盡七年

定公 弟來襄公之子昭公之
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 元年春王 月公即位 在六月故 三月晉人執宋
仲幾于京 師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 夏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告於廟 故書至 戊辰公即位 定

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

昭公 八月乃葬 九月大雩 無傳 立煬宮 煬公伯

其廟已毀季氏禱之 冬十月隕霜殺菽 無傳 周十

而立其宮書以譏之 非常之災

隕霜殺菽

定公

卷二十七

定公

一

大規

求昭公不入昭公果
死于外謂禱有見聖
而更立其宮襄之
隕霜殺穀書非常災
也故本又作叔 魏
子即魏舒 易位以
令據正義前于位是
于天子南面之位此
易位是易天子大夫
之位今号令也
大事好義城天子之
居大事也 晋不失
諸侯言晋若不失霸
業 屬役謂城禁
之事 太其柏擲卿
之葬於礼用柏梓今
賤去之用雜木也
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泄臨也代天衛彪僕
衛大曰將建天子之居立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
事奸義必有大咎晋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
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
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熈
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
燒也爾雅廣平曰陸 還卒於甯甯今修武范獻
子去其柏梓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
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庚寅裁裁設宋仲

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魏舒奉君命合諸侯
之大夫城成周而託
役於韓原二人而往
于田是未復命也
不受功功所賦之功
役也 絕我小國於
周謂使不得自通於
天子 以我適楚凡
師能左右之曰以
冬復曰職謂各當奉
職於天子也 亦唯
命言亦唯晋之所命
固曰從旧云云是即
薛曰為宋役之謂也
三代各異物言三代
之制物事各異
士彌牟晋士伯

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欲使三國代薛宰曰
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
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在傳二曰凡我同盟各復舊
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曰
從舊薛舊為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
正皇大也奚仲為夏奚仲遷于邳邳下仲虺居薛
以為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
役諸侯也承奉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居
周世不得以夏殷為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晋之從

子姑受功句歸字下屬 縱子忘云々云歸吾視諸府則是忘之也士伯彌牟薛徵於人薛所引言皆取證於典藉故事是徵於人也 且已無辭無辭以答我也 馮云啓龍納侮本尚書說命孔安國曰開龍非其人則納侮之道也蓋言小人得寵則慢必有侮至是納受侵侮也据在上而言故曰納士伯謂晉國寵待宋故仲幾致復侮霸主也 葛直良反

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盟所告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藉故事宋徵於鬼取證於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龍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必以納受侵侮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復歸之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女襄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葛直良欲遷都

不可奸也奸侵也亟言於我屢諫昭公言我事所謂意如事君不敢不政又言君以一乘入於魯師李孫必與君歸是也未嘗不忠吾志也中夫聲言李孫之意若子家子之所言實然故志合也子必止之子謂叔孫也勿聽其去幾音祿羈子家子之名不命不命見子也二子始謀云々始謀不言公衍李欲俱廢昭公太子故并誣之

以延其禱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為哀三年周人殺襄夏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為哀六年高張來奔起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叔孫請見子家子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羈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若

將唯子是聽凡使公出而可復入者將唯聽子之所擇也子家子未有後子家氏除子外無可奉祭者言之欲使歸也守龜大事必卜若羈也言若我者去與季氏無實怨而未知其人也言生前未知我可入壞墮地名

公之喪云公穀鄭註死使外者正棺于兩楹之間

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孫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冠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冠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昭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出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

林註公氏猶言公之墓宅使殺如闕句闕是魯先公葬地也公氏將溝焉疏云玄卿云闕屬上句公氏將溝焉猶言將溝公氏為古人多例誣公氏則昭公也此說得之駕音加死又離之言溝其兆域離而絕之以自旌也自章不臣也林云信明也馮云實也自實其不臣之迹溝而合諸墓言從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昭公出故句禱于煬宮正義蓋

公喪至五日殯於官定公乃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駕鵝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緘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諡為惡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昭君之義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宮九月立煬宮平子避昭公懼而請禱於煬宮昭公死於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

就桃而禱之
兩觀災釋嘗云觀謂
之關劉熙云關在門
兩旁中央關然為道
也然則其上懸漆象
其狀魏然高天謂
之象魏使人觀之謂
之觀也是觀與象魏
關一物而三名也

以師臨我云々此三
句皆吳告舒鳩氏之
辭
囊瓦子常
見賢通反

而潛師于巢疏云言
潛者對豫章之師稱
潛軍勢師于豫章
軍伐之也掩其不備
私出射姑私出也
闞乞肉焉從射姑而
乞也 敵苦孝苦字
二反

邾莊公卒子隱公益
出
沃廷沃階廷也
怒邾子蓋有潔疾以
便沃階廷之故

用遠人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關也天火曰災

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關也天火曰災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鞏氏齊大夫

楚人屬國鳩楚曰以師臨我楚人屬國鳩楚曰以師臨我

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為

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囊瓦從舒鳩吳人見

舟于豫章舟于豫章

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楚不

繁繁守巢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

闞乞肉焉奪之杖以敵之闞乞肉焉奪之杖以敵之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

邾子穿卒再同夏四月秋葬邾莊公葬邾莊公

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

鉗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闞曰夷射姑旋焉鉗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闞曰夷射姑旋焉

先去聲
欲藏中之潔云々邾
子好潔以入為殉欲
備地下掃除若令与
掘同入恐其汚須藏
內欲其藏中之潔故
先內車及殉則為硬
房處之恃其勇也
言觀虎恃勇輕易人
故見虜
夾音霜
唐人或相與言唐
人知其故乃私相與
誅

命執之見其不潔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
爛遂卒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潔
殉列為便房也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疾也秋九
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
也為五年士鞅冬盟于郊即邲也修邾好也公即位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玉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
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子常
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
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後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

請伐先從者請成公
伐先從來者以執殺
許之成公許之也
飲先從者酒云々馮
法因唐侯弗與故偽
請代醉而竊之正義
謂請許之非醉
之使之醉也自初
於司敗陳楚名司寇
為司敗美馬美猶
愛也請相夫人以
償馬必如之相去聲
夫所指之辭言請助
養馬者求駿馬必如
肅爽者以償之無
辱謂非罪也彼侍
衆也久也久在楚
也明日禮不畢將

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
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曰
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也棄國家羣臣請相夫
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唐侯曰寡人之過
也二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
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
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明日禮不畢將死遣
禮之蔡侯歸及漢執王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
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蔡侯如晉以其子
當受禍明如大川

死若明日遣蔡侯之
 禮不畢將坐以死罪
 此急命有司之辭
 濟漢而南者渡漢水
 而南往楚也 陳惠
 公卒子懷公柳立
 公會云々林注晉楚
 交兵止此傳曰劉文
 公合諸侯至平丘而
 止則此役劉子為之
 也劉文定內難復辟
 于周而楚納子朝於
 是合十有六國之師
 伐楚至五伯未有盛
 于此者也以周之不
 競而能合諸侯盛于
 五伯俄而劉子卒君
 子蓋深悲之也 鮑

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為明年會名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傳未同盟而
 二月從楚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
 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
 侵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名陵會劉子諸侯
 東南有城臯復稱 杞伯成卒于會無傳六月葬陳
 公者會盟異處故 惠公無傳許遷于容城無傳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劉卷

由又反 公及諸侯
 云々林注有諸侯在
 何以書公及諸侯盟
 非晉主盟也公會諸
 侯盟于平丘後王之
 文也非後至也而曰
 公及諸侯盟則以魯
 主之也是故書及劉
 卷卒諸侯無會同於
 是有特相盟者矣
 杞悼公卒子隱公乞
 立是年七月隱公弟
 過弒君自立是為僖
 公 楚師敗績
 林註於是晉辭蔡侯
 天下諸侯無與憂蔡
 者而愬之吳吳子與
 師以伐楚是則夷狄

卒無傳即劉金也劉子奉命出盟名葬杞悼公無傳
 楚人圍蔡故也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無傳
 孔羈孫士鞅劉文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
 鞅即范鞅 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之曰
 前日敗績吳為蔡計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
 不言能左右之也 楚師敗績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
 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傳曰六年十
 二月庚辰吳其公郢今以十一月首并楚閭 楚囊
 瓦出奔鄭書不庚辰吳入郢弗地曰入吳不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文公王宮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
 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晉荀寅求貨於

憂中國也。是故吳始
 稱不書戰書。戰書敗
 績皆進。吳而楚囊瓦
 敗稱人。吳入郢林
 注。郢楚都也。入國不
 言也。入楚也。而曰入
 郢。非得國之辭也。前
 曰吳子。今日吳復從
 曰號也。會黃池書吳
 而已。傳四年。馮注
 是年。曹公弟露。祇
 隱公代立。是為靖公。
 不得句。謂蔡侯不與
 水潦方降。春雨時降
 多水潦。疾瘡方起。
 寒燥不常。故瘡疾起
 而失中山。謂不伐中
 山而伐楚。楚未可

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
 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
 鮮。虞棄盟。取怨無損於楚。晉楚同盟伐之為取怨而失中山
 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
 方城在襄十六年。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
 鄭人與之。折羽為旄。王者遊車之所建。鄭明曰或
 旆以會。或。職者也。繼。旆曰旆。令。賤人晉於是乎失
 諸侯。傳言晉無禮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
 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難得。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

以得。忘言伐楚。未可
 得。快意勝之。祇取
 勤焉。適以取勤。勞耳
 晉人假羽旄於鄭。折
 五色鳥羽為旄。而以
 旄牛尾注於旄首。周
 禮全羽為旄。折羽為
 旄。嘖。嘖。責。又。一音
 責。嘖。嘖。是。煩。意。杜
 注。本。賈。逵。相。傳。訓。也
 補。正。曰。嘖。嘖。言。也。皆
 子。有。責。室。之。議。皆。子
 嘖。嘖。而。不。類。是。皆。嘖
 爭。言。之。貌。也。杜。註。非
 是。乃。使。子。魚。使。子
 魚。從。也。臣。展。四。體
 謂。展。四。肢。之。力。煩。
 刑。書。謂。得。罪。也。激。

言念其使祝佗從。祝佗。大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
 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社
 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遷。君以軍
 行。被社。釁鼓。師出。先有事。被禱於社。謂之宜。社。祝
 奉以從。主也。社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君行
 師從。二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及臯鼫。將長蔡於衛。欲令蔡衛侯使祝佗私於
 臯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

求也。後社豐鼓。後亦祭名。即宜社也。臣無事焉。若行。臣無從行之制。公曰。行也。不聽其辭。勉之以行也。其弘周卿。蔡叔周公兄云。史記管蔡世家。太姬生長子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霍叔。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則。蔡叔周公弟也。今日兄弟正義謂馬遷辟謬。看禧二十四年傳。富辰言之。昭蔡在魯上可知。周為睦猶被睦也。

長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

禮。同姓以封。周禮中車職曰。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以功者。謂王子母弟。以功德。以封。若曾衛也。介之土田。陪敦言既。介之于魯。為大國。方五百里。又加以士田。增置為七百里。陪一作倍。同歩。同天。備物典策。服虔云。備物。國之職物之備也。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繳扇之屬。捕賜魯也。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也。常用之器。謂罇。罍。豆之屬。與四國流言云。書傳。

職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分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辨器。官司。百官也。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逆散。在魯。皆令即屬。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分康叔之祚。康叔。衛之祖。以大路。少帛。精。棗。旃。旌。少帛。雜帛也。精。棗。大赤。取染革名也。通帛。為旃。旃。羽。為大呂。鐘。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蔡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鄭。畿。名。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父。衛。北。界。圃。田。鄭。畿。名。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

云武王殺紂繼其子
 祿父及管蔡流言奄
 君謂祿父曰武王死
 成王幼周公疑此百
 世一時也是與四國
 流言也遂逐走也
 少帛疥名也 精茂
 精添天赤之草茂旗
 也紅旗謂之精茂精
 七見及茂步貝又
 音吹 繁步何反 鐘
 魚綺反吟一音真徑
 音經 殷民七族此
 賜衛也 封吟上略
 吟田間道也言封為
 之界以間其間道
 有間地名 馮注相
 土商之先君也詩相

有閭衛所受朝
 宿邑蓋近京畿
 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為湯沐邑王東巡
 守以助祭泰山 聃季授土弟司空 陶叔授民
 陶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
 司使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
 商政疆以周索 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
 索法 分唐叔唐叔晉 以大路密須之鼓 密須
 也 甲姑洗 鐘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鑲姓唐之餘民九
 名姑洗 鐘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宗一姓為九族職
 官之長 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唐誥命篇名
 大原晉 啓以夏政 亦因夏風俗 疆以戎索 大原近
 陽也 不與中國同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
 故自以戎法

土列及此賜衛以為
 湯沐邑也 命以康
 誥成王封重叔於衛
 周公懼其幼弱故作
 康誥以命之 鞏九
 勇天 洗息典反
 我官五正天子之五
 官司使司馬司空司
 士司寇也蓋令晉得
 置五官之長也正義
 非是 唐誥今亡
 三者皆叔也三者周
 公康叔唐叔也周公
 康叔成王叔父也唐
 叔康王叔父也故云
 皆叔也 不然不尚
 德也 甚音息 蔡
 蔡上素達反下如字

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今也唯不
 尚年也管蔡啓商其間王室 甚毒也周公撰政管
 叔蔡叔開道紂子祿
 父以毒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 以計二叔蔡
 亂王室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與蔡叔車 其子蔡仲改行
 也 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 為周 見諸王而命之
 以蔡 蔡侯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也 胡蔡 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
 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
 豈尚年哉 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 曹文之昭也 文
 叔武黑叔處毛叔聃也

爾考生日父死稱考
五叔無官以無才德也
曹文之昭也曹祖叔振鐸文王子周公異母弟也昭穆之制祖廟東面廟左為昭右為穆二世居昭其兄弟皆昭也三世居穆其兄弟皆穆也是父南面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曰穆穆敬也四五六七世皆如之謂之三昭三穆夷叔其母弟也衛成公之同母弟王若曰若若此也時晉侯作王官于踐土敬奉王命為誓書故云王

子與周晉武之穆也武王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伯甸居甸今將尚之是又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軟之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公魯申公衛武叔蔡甲午莊鄭捷公齊潘公宋王臣公莒期茲至公也齊序鄭下藏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也道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名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

若曰茲至公也云々正義曰盟之先同姓者唯謂王官之宰臨盟時耳踐土則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此盟則劉子在焉其餘雜盟自以國之大小為次故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若其皆非同姓則楚焉得競乎覆視覆反覆也子大叔游言也為之臨臨哭也無違同謂衆心無故禮言勿致慢於行孔謀謀伐蔡也詔晉鄙反伯氏之族出謂伯州舉

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禮無驕能以能無復怒復重無謀非德非所無犯非義能言簡子所以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伍負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在昭十七年伯氏之族出卻宛伯州黎之孫詔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舍舟于淮汭吳乘

之族以党卻氏故出奔舍音救又音捨置也真如字或作寘寘於懈反我自後擊之言成欲以塞阨之師自後擊之吳用木也用木為兵推鉞也找用革也用革為兵犀甲之屬不可久也言不必久與相持是獨克吳也言司馬敗吳師而入是同馬獨收克吳之功也不免不免獨也自小別云知二別並山名言自小別陳兵至大別

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還塞大隧直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

安求其事云々言國安則求其政事固有難而逃之難去声

臣義而行言人臣見義而行不必持君命

楚師見元帥之卒奔故亂

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師所以書戰夫繁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夫師繼之必克弗許夫繁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

乘廣蓋已之所帥之
戎車也。從追也。
困獸猶鬪，困則獸猶
與人鬪。食而從之，
言楚人不暇食，食
而走，吳人食其食，追
之。正義：五戰謂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于
大別，三戰也。均舉也。
清發也。雍澁則食者
走，不暇陳，故不數也。
半而爾及楚姓季芊
昇我，皆卒王女也。服
云昇我，季芊之字。後
文只見季芊一人，服
說是。唯七餘及
鍼之材及燧象以
次繫象尾也。執而

以其乘廣死，以戰。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將擊之。
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
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
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
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
已。知楚子取其妹季芊昇我，以出沙雎。雎水出新
東南至枝江縣，入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
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庚辰吳入郢，以班處
宮。以尊昇班次，子山處令尹之宮。王子，夫槩王

率向吳師，放之也。
夫槩王欲攻之，怒其
軋已欲攻之也。夫
槩王，子山叔父。左
司馬成沈尹成也。
誰能免吾首，言吾死
誰能收吾首，使吳不
獲。
吳句卑，司馬之臣。
賤，謂賤人。
吾不可用也。已言吾
既被創，將死，不可復
用。
雲夢，二澤名，相遠。

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無禮所以不能遂。
克左司馬成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敗吳師于
雍澁。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闔廬故耻為禽焉。
司馬嘗在吳，為闔廬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
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三
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言卑布裳剽而裹之，馬
已死，剽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楚子沙雎
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沙雎
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王寢盜攻之以戈。
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郎鍾建負季

定公 三 大規代載

詩曰烝民之篇

不畏彊禦義取避平王之彊欲報昭王之弱
連彊遠避也
令名令善也
知音智

謂隨人曰吳人謂隨人也言此以求昭王

芊以從鍾建楚大夫申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鄭公

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

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闢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

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知

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詩大雅言

仲山甫不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

宗廢祀非孝也弑君罪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

余將殺女闢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

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

周室施及寡人以禦天衷禦戍也君之惠也漢陽之

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

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也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

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

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

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楚王一人

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集也鑪金初宦於

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王使見

君又竄之謂容其奔而晉之周室何罪

言姬姓之在漢川者盡滅之故云施及

寡人吳亦姬姓之國以禦天衷兼上文天

誘其表而言漢陽之田楚之邑也吳欲

滅楚故云以此田賂隨逃王使楚王逃

也辟僻通何以事君言以此薄情事

吳吳亦所不欲也一人斤楚王鑪又

作鑪音慮若鳩楚境言若安集楚疆之

民子期氏公子子期之家要言要約

也 辭曰云々補正
 陸氏曰不敢來君父
 困約之時為利較明
 杜注非 王割子期
 之心吳越春秋云大
 夫子期雖與昭王俱
 亡陰與吳為市欲出
 昭王王聞之得免即
 割子期心以與隨君
 盟而去云割心似殺
 之而不然 勉之言
 勉當遂其志 我必
 能與之言報楚能滅
 之吾亦再與之謂勉
 之友道也與之臣道
 也 及昭王在隨伍
 員報之吳也 封大
 也 虐始於楚言必

王喜其意欲引見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此約
 比王臣日欲使盟隨人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此約
 言也此一時事非為德舉王割子期之心以與
 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為盟王割子期之心以與
 隨人盟以盟示其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
 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申包胥
 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
 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也言
 吳貪害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
 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
 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
 與秦速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楚地若楚之遂

不止於楚也 越在
 草莽指在楚 夷德
 謂吳也 取公扶問
 及 撫之存恤之也
 子姑就館云使就
 客館待所告 何敢
 就安謂不敢就客館
 勺飲不入口七日勺
 飲一勺之飲所以動
 秦也勺市灼反又音
 灼 於越入吳林注
 昭定之春秋吳楚爭
 而後越入中國昭五
 年會于瑣也越常壽
 過始見于經而亟稱
 入後三十年而入吳
 不復稱人矣晉楚之
 初春秋未以敵言之

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秦伯
 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
 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
 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
 哀公為之賦無衣 詩秦風取其王子與師修我戈
 衣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秦師乃出為明年包胥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傳夏歸粟于
 蔡蔡為楚所圍飢於越入吳於發六月丙申季孫
 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傳冬晉士鞅帥

戰于邲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也則吳稱子矣至於吳楚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不書終閔馬父之言昭二十六年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是也周亟矜無資周亦賙通資糧也謂補不足行東野行巡也還不至謂未至其家房地各改步改玉

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夏歸粟
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也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曰改出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奉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孫季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子郊桓子敬之勞仲孫斯

疏云君與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子行之乎言逐之也猶曰令之去矣子蒲子虎秦二將吳道言制吳之法術會之會吳師也射食亦及又食夜反

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為下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沂楚地吳人獲遠射於柏舉遠射楚大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散卒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奔楚為堂谿氏傳終吳師敗楚師于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

以与王戰而敗夫槩与闔閭戰而敗

定公

父兄親親親也

死者若有知也言父兄親者死于廟中者若有知
闔輿罷請先言既因自請先至吳闔音因輿又作與罷音及

不正視不正視后臧

居廩廩地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廩中言不可并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宣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輿罷闔輿罷請先遂逃歸輿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于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焉楚定臧棄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

蕞亡角反一音彌小反

大詛詛謂誓建盟者當受罰

歌昌欲反

聞吳人之爭宮也夫

祭妻子

使復其職使復旧職吾以志前惡志識也言吾用此以識前日之過

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蕞

蕞季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庚寅大詛逐氏族

公父歆及秦逆皆奔齊歆即文伯也秦逆平子姑婿也傳言季氏之亂楚

子入于郚已歸初闔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

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

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

白江夏竟陵縣有白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壘涉其帑壘楚大夫不與

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定也

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

闕懷鄭公辛之弟欲
弑王者
舍音捨又音赦

其又為諸言其為
子旗之所為也

正義曰子時子西蓋
假稱玉保路言安
道路之人

也王賞闕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闕巢申包胥
王孫賈宋木闕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

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
以初謀終從其免王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大難是大德申

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曼成然也所以為女子
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

遠大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大夫
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

從王王使由于城麋於麋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
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城不知高厚小

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
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

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

復國有獲晉觀虎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游速大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傳夏季孫

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行

復命城異而復命于
君問高厚焉城之
高厚即謂堅固也
不能如辭正義曰敢
為不敢如為不如古
人之語然也不能不
能任其事也何知
言當復與知何與
子使余也子必欲使
余往也袒音袒
其所猶在其所共所
受也脾洩之事子
西脾洩保路之事
許男斯執元公成立
公侵鄭自宣之季年
凡伐不言公魯無君
將者八十年矣至是
書侵鄭則以公山不

定公
大

桓侯犯虎之專也故
 曰政逮于大夫四世
 矣故夫三桓之子孫
 微矣
 因楚敗也謂無救許
 者往不假道於衛
 謂不先使人假道
 陽虎使季孟云々使
 季氏孟氏皆自衛南
 門入自東門而出蓋
 不假道而徑由其國
 中也 豚澤衛地舍
 止舍也 公叔文子
 衛賢大夫老致仕也
 尤入尤人無禮也
 成之昭兆正義禹之
 名舒不知其故昭兆
 言其兆文分明也

非其冬城中城無傳公為晉侵季孫斯仲孫忌帥
 師圍鄆文鄆貳於齊故國之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為
 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僭嗣因鄭人
 使魯討之匡鄭地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
 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舍於豚
 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大夫公叔文子老
 矣文子公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
 之難君將以文之舒昂衛文公成之昭兆龜寶定之

衛成公新得此龜蓋
 以灼之出兆兆文分
 明故名為昭兆 定
 之擊鑑衛定公之擊
 帶也納之納昭公於
 魯國也用一焉三室
 器之一 憂之憂也
 魯昭公也 蒙舊德
 嘗欲納昭公是旧德
 於魯 周公康叔魯
 衛之祖
 往報夫人之幣言晉
 夫人嘗有用幣帛聘
 於魯禮君与夫人一
 使兼致之不別使也
 房外房更衣房也

擊鑑擊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苟可以納之擇用
 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
 質為質求納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
 德蒙覆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唯周公康
 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
 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魯師伐夏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陽虎強使孟懿
 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下辱三桓并求媚於晉
 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孟孫立于房外謂

而息於肩言當出奔
 于晉而專推中軍
 司馬晉國大夫之最
 貴者懿子之意不為
 陽虎求官也 有如
 先君者補正曰恐趙
 氏陰厚之故為此言
 凡晉諒有如日有如
 河有如先君者謂苟
 不知此持如日何將
 如河何將如先君何
 言其神臨之必降之
 禍也 歎獻子名知
 其黨知陽虎有逃亡
 之憂 為之于偽反
 差初佳反 惟位悲
 反本又作推 惕懼
 也 敗于繁揚子期

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
 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欲使晉必厚待之 獻
 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 鞅何知焉獻子謂
 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黨以為必適晉
 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入聞虎當逃逃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
 入晉令晉素知之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舟師水戰 及大夫七
 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陸軍
 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 於是乎遷

之軍又為吳所敗
 林注改都為郟故曰
 遷郟於郟

使去聲
 吾室亦不亡室家也
 言已為先人立後故
 虽身死不亡其家
 唯君亦云如陳寅云
 宋君亦以我樂祁為
 知難而行是知其忠
 也

郟於郟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 周信翮
 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朝餘黨鄭於
 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代周六邑在
 於此見者為成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 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
 靡為下天王出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
 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
 以與公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
 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
 不亡實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 唯君亦以我為知難

見淵而行。令淵見於君而行。淵侯溫反。揚楯于楮也。謂大盾也。楮盾通。

昔吾主范氏。昔日吾聘于晉也。主於范氏家。又有納焉。納猶獻也。謂納揚楯。弗可為也。已言不可為。教也已。

二君晉宋二君。

詛于五父之衢。大曰盟。小曰詛。猶一由舊反。

而行也。見淵而行。淵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揚楯六十於簡子。揚楯。陳寅曰。昔

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

可為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

宋。以其為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

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

祁。獻子怒祁比趙氏。經所以稱行人。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

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為八年陽虎

起。作亂。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蕪。姑蕪。周地。辟僭。嗣之亂

也。為明年單劉逆王起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地。衛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稱行人。非齊侯衛

侯盟于沙。沙。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大雩。無傳也。齊國夏帥

師伐我西鄙。夏。孫。傳。九月。大雩。無傳也。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僖嗣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齊人

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皆魯邑也。或於齊。齊今歸之。不書

之。虎。專。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劉桓公。文公。敗尹氏于

窮谷。尹氏。復黨。僖。翻。共為亂也。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

齊侯鄭伯盟于鹹。注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誠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沙。星和反。結。叛晉也。結。約也。

欲叛晉欲叛晉屬齊鄭也

也欲名衛侯欲叛晉屬齊鄭也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

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

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為明年齊國夏伐我晉故

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

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

設伏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也而女苦夷曰虎陷

二子於難苦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

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冬十一月戊午單

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守姑蘇大夫晉籍秦送王已巳

斂力檢及又音簾將宵軍齊師將乘夜以攻齊師墮一字句虎不圖禍而必死疏云齊人設伏待魯若入其伏內是為禍而欲交掩齊師而必死謂其罪必死故下文云不待有司

館于公族黨氏言黨氏出于公族故曰公族黨氏黨音掌

王入于王城已巳十二月五日館于公族黨氏黨氏周大夫

夫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廟也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八定公十五年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侵齊

傳二月公侵齊志未得三月公至自侵齊傳曹伯露

卒無傳四年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

于瓦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公至自瓦傳秋七

月戊辰陳侯柳卒無傳四年晉士鞅帥師侵鄭遂

侵衛兩事故葬曹靖公無傳九月葬陳懷公無傳三

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

曲濮無傳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傳

未得志故林注見魯

之後于棄晉也

公會晉師于瓦林注

不日會士鞅而日會

晉師重師也蓋之戰

公會晉師于上鄭不

書諱之也四御並將

而以禽鄭自師逆公

三家之張成于此矣

故諱之也於是齊師

代我晉士鞅趙荀寅

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勿諱可也 陳懷公

卒子閔公越立 濮

音卜 從祭先公林

注陽虎欲去三桓而

為此也今升閔公在

僖公上依其先後是

順也所順非一當初

升僖止升一神今正

之僖閔二神各移遷

之是也自閔至定凡

七世是親盡也 盜

左氏傳

卷二十八

定公

大觀氏

次所順非一親 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宋臣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士皆坐

列言無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

故以為吳強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

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齊人偃且射子

鉏中頰殪子鉏顏息射人中眉顏息退曰我無勇

吾志其目也自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

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

大觀氏

大觀氏

大觀氏

大觀氏

大觀氏

大觀氏

大觀氏

為言稱重故以為異
強顏高奪大弱
言已弓為人所傳故
奪他人弱弓也籍
丘復姓俱覽此斃
非死故訓也

士鞅范鞅也
懼不得事宋君言宋
之下屬我
子姑使溷伐子使溷
來而伐子
行戶即及一音衛

主人焚衝主人謂原
丘人也說大作輶陷
陣車也
主人出師奔賈遂云
主人出魯師奔走也
杜注兵
猛逐之丹猛聞虎言
激怒遂逐原丘人也
苦越李氏家臣陽
州之後句
欲自此橋如叔孫獲
長狄橋如以名其子
曰橋如

言魯無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之
軍政黨穀城在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河南縣
傳終王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
室之亂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
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六年
子私謂子梁獻子范鞅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
以止子子姑使溷伐子溷樂祁子梁以告陳寅陳寅
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子自代樂祁
歸卒于大行大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

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為明年宋公侵齊
攻廩丘之郭郭也郭主人焚衝衝戰車或濡馬福以救
之馬福遂毀之毀之郭主人出師奔攻郭人少故遣陽
虎偽不見丹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
復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逐廩丘人虎曰盡客氣也皆
容氣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苦越陽州之役獲
焉名之曰陽州欲自此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報上報上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書齊師公會晉
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

魯則同之言魯卿大夫混同之今見士鞅執羔始知執羔之尊傳言之記魯禮之廢也正義曰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衛之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為盟主宜

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雁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自瓦還就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牛耳去次盟者衛侯成何曰使執之哀十七年傳曹兵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登陽之役衛石魋時家魯衛三國衛為小故惡執牛首襄二十七年傳云諸侯盟小國同必有

尸盟者正謂主辨盟器執牛耳也按衛侯之手及腕言推排手之甚其勢覆牛與而血至腕也其敢云必言其誰敢不唯禮是事之而受此無禮之盟也志諸大夫患不從已也則行言行而為實可也戰終頭也絙馬韁也有難侵伐之禍難皆行謂使工商往晉為實

五極言多也

左氏傳

卷二十一

定公

四

左氏傳

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故公以晉詁語之詎耻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上他公子以嗣大夫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絙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怒國入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且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

弗許衛不許也

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

何遜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

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桓公周卿不親侵也六

年鄭伐周闕外遂侵衛討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

晉討季寤季桓子公鉏極公彌曾孫公山不狃費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

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故五人因

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子桓以叔孫

輒更叔孫氏代武已更孟氏陽虎自冬十月順祀

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辛卯禘於僖公辛卯十

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壬辰將享季氏于

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

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

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兵救

日一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

越殿越陽虎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暫曰而

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已於

也難以其先人之

禘於僖公正義禘者
審定昭穆之祭今為
順祀而禘于僖公是
併取先公之主盡入
僖廟而以昭穆祭之
也禮祭尊可以及卑
後世之主宜正徙大
廟而食今及下從僖
廟亦非正禮昭二十
五年禘于襄公亦然
禘者三年大祭之名
也公欽復姓季
氏戒都車何故陽虎
戒都車而公欽處父
請季氏戒之陽虎矯
季氏命也然則亂
也知非季氏之命
鉞劍也盾干櫓也

昨謂林楚桓子見景
 象異覺之也正韵云
 咋大声也此言恨疾
 大聲謂之也杜注非
 是欲使林楚云々
 馮云是指免難而言
 正義又言其以殺我
 之事羅先人為不良
 非是良謂忠良之臣
 微召也 圍人之壯
 者謂馬卒之健壯者
 怒馬使馬怒走也
 射之射桓子也
 有自門間射陽越有
 入射之也
 陽氏陽虎之党
 弗勝處父不勝也

良對曰臣聞命後後猶晚也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
 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
 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必言
 往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
 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偽築室林楚怒
 馬及衢而騁騁馳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
 入乃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
 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
 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

寢而為食寢宿而治
 食也 追追者也
 魯人聞余出云々正
 義言魯人歡喜季孫
 克于名死之事也
 公斂陽公斂處父也
 陽欲殺桓子陽公斂
 陽也 懼而歸之懼
 季氏之強也 辨音
 遍舍如字

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
 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
 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
 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
 必喜故言喜於名死必喜故言喜於名死
 噫懼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陽欲殺桓子
 欲因亂討季孟孫懼而歸之不敢子言辨舍爵於
 氏以強孟氏殺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寢辨猶周徧也陽虎入于
 謹陽關以叛叛不書鄭駟歛嗣子大叔為政歛駟
 子然也為明年
 殺鄧析張本

鄭獻公卒于聲公勝
立齊侯衛侯云々
林注外會書次自厥
貉以來未之有也于
是再見何中國無伯
也齊衛代盟王則其
不書伐齊春秋重絕
晉也于襄之二十三
年嘗書齊伐晉至是
而不書何齊始叛晉
諸侯猶有盟主也前
年鄭救晉盟齊于鹹
衛救晉盟齊于沙朗
年及齊平魯亦救晉
諸侯無盟主矣有盟
注非細故也是故春
秋重絕晉也 秦哀
公卒孫惠公立 子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無傳四年盟
得寶玉大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六
月葬鄭獻公無傳三月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
晉地不書伐者諱秦伯卒無傳不書冬葬秦哀公
伐盟主以大告秦伯卒無傳不書冬葬秦哀公
傳無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
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
孫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桐也右師
往到子明舍子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
明逐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念其

法即樂祁子明謂謂
者下文所言是也
擊鐘爲樂也生入
人從者也戴公微
子十一世君無疾
右師無疾不然何以
不往子然即駟歛
苟有可云々正義曰
鄧析不爲私作刑書
而殺蓋別有當死之
罪駟歛不矜免之耳
鄧析刑名家支流而
別立一家其持論奇
詭故云邪

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
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明也子明聞之怒言
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不肯適晉將作
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鄭
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
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
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靜女之
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
記事規誨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兼女史
之所執竿旒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邶風也錄

定公 七 規 載

詩云甘棠之篇蔽芾
小貌 召伯所爰言
雖蔽芾甘棠愛護而
不忍傷之者此當召
伯之所舍也 無以
勸能能謂有道藝者

正義曰凡獲此器物
之用者謂之為得將
此器用以得于物謂
之為獲也

為隸於施氏矣謂昔
年鮑國來奔于魯為
施氏臣 以不利魯
國謂為魯國之害

而求容焉 求容於齊
也 親富不親仁言
陽虎之為人 無
乃害乎 莫非為齊國
之害乎
將東之齊將東歸之
於魯

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
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 故用其道

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
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 思其人猶愛其
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芟草舍也

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子然嗣大叔為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無益近用而
政鄭所以衰弱

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 器用者謂物之
者得用焉曰獲 謂用器物以有獲若
也 陽虎使焚萊門陽關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
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 於魯 齊侯將許之鮑

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 施氏魯大夫文子
鮑國也成十七年
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
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

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 大國而無天苗若之何取
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

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
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 求自 親富不親仁君焉用

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

東之陽虎願東 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
乃囚諸西

乃囚諸西

定公

錄其軸使易毀折也
麻約歸之言用麻縛
約刻處而歸之
初江反輜側其反說
文衣事也以衣車載
已惹靈即應楮

將室之謂將為無存
聚妻室

求自門出夷儀人不
服故復求出門
讓登出門以後於人
為讓言以其所樂與
其所便後於人也
恐書先下云云疏云
犁彌遂目下亦讓書

而先下此言齊人之
能讓也
曩者云向者有與
犁彌登城之難今又
有與王猛先登之難
正義斯當胸也蓋當
胸之皮駝馬之首當
服馬之胸社新車中
馬言斬是中馬之駕
具中馬服馬也

鄙盡借邑人之車
錄其軸麻約而歸之
絕追者也

戴惹靈寢於其中而逃
追而得之囚於齊

又以惹靈逃奔宋
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

世有亂乎
秋齊侯伐晉夷儀
討也故無存之

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
無存齊人也
曰此役也不

死及必娶於高國
高氏國氏齊貴族也
無存先登

求自門出死於雷下
既入城夷儀人不
服故東郭

書讓登
登城非人所樂故讓
犁彌從之曰子讓而

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
恐書先下故又謫
以讓之下公城也

書左彌先下
書從彌意左行彌
遂自先下亦讓也
書與王猛息

息
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
斂

起欲
猛笑曰吾從子如駝之斬
斬車中馬也
敢與書策言已從

言齊師和所以能克
晉車千乘在中
也今矣

迴遠疑非也
衛侯將如五氏
齊侯在五氏
下過之

龜焦
衛至五氏道過中
車異晉故下
衛侯曰可也

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衛侯怒晉甚不復

乘乃過中車
中車人欲伐之
衛豬師圍亡在中車

曰衛雖小其君在焉
未可勝也
齊師克城而驕其

左丘明傳

遇必敗之。言我遇齊師必敗之。不知不伐。衛而追齊師伐之。情音義又音責說文。作饋補正傳氏曰。饋以中髮卑賤所服。狸製我製狸皮衣之。故製為裘辨誤駁之。彼賈族也。詩大雅云。于時賈旅。箋曰。賈舍。賓族是也。杜注非。以五家免言得無存之。尸者以五家之田給賞之。令長免國家役。事是時齊見夷儀而。有之既為齊有故齊。得優給之。公三楮。送死之。礼衣服曰。

繼故以為衣。犀軒。與魚皮為飾。犀軒當以犀皮為飾也。直蓋。謂車蓋也。坐引者。使挽喪車者坐也。夾古洽。言協友。林注。未有言來歸田。若言來歸。鄭謹龜陰。田以是為齊人之願也。齊西言取謹。聞言取鄭謹。龜陰田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則以天子相交。會之會也。

卷二十一

帥又賤。城謂夷儀也。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齊侯致糕媚杏於衛。皆齊西界以答。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哲情而衣狸製。皆自也。饋。齒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貶子也。賜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賈旅也。言彼與我若。賈主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令常不。乃得其尸。公三楮之。楮。衣也。比。殯也。與之。喪事。乃得。其尸。公三楮之。楮。衣也。比。殯也。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卿車。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

之。傳。喪事。以盡哀也。君方為親推之。齊侯自推。往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親推之。喪車輪。三。轉。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夏公會齊侯于夾谷。故。平。公至自夾谷。無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鄭謹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夾谷。孔子相齊人。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氏邑。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曹。宋公子地出奔陳。貪。馬。以。罪。君。命。也。齊侯衛侯鄭遊速會于安甫。無傳。安甫。書名。罪之也。

左丘明傳

卷二十一

定公

十

左丘明傳

左氏傳 卷三十一 宣公八年

虛請自念疏云地既出奔辰為之請請而不許是許請也公唯不許而已未嘗責其妄請不致迫逐自念出奔是辰之罪也

補正在今萊蕪縣田說齊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蕪蕪燕故得有萊人士兵之命士官以兵擊之

裔以制天說交衣裾也故下子夏對蓋近遠之義夏中華也兵不偏好謂我不可當偏近好會

地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念稱弟亦惡也仲佗石疆皆為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為辰所牽帥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夾谷夾其也孔丘相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于盟兵不偏好於

辟音避 加於載書

曰如其辭于明載之書正義曰得文陽之田及共三百乘賈遠謂詳以三百乘從齊師故不書盟非

賤者終其事言二國微臣共終盟事梁丘據齊侯之嬖人勤猶勞也門國門嘉樂不野合言享必奏樂而禮樂設於朝廷宗廟不可合於原野犧許宜及鄭來

周禮註犧尊飾以翠羽象尊以象鳳凰阮謏三禮圖犧尊画牛以飾象尊画象以飾

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詎之禍孔丘使茲無還揖對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齊侯將享公孔者終其意要盟不絮故略不書

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事既成矣會事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饗而既具是棄

尊也嘉樂鐘磬也

左氏傳 卷三十一 宣公八年 定公 十一 規 載

左氏傳 卷二十八 定公 十一 大觀氏藏

當尊腹上，畫牛象之形。既具，謂其穢薄。

鐘磬，批音部，練皮。賣反，批音，謂草具。

君辱齊君之祭，昭德具穢象，鐘磬之謂。

經文倒者，齊人歸田，經在趙鞅圍衛之下，傳與經倒之在上。

者，次魯軍相撓也。邯鄲音寒丹，城其西北而守之，衛人築而守之也。

夜燭火滅，曰燭言軍人無復氣勢而散也。殺入於門中，言衛開門與午戰，故殺入於門中。

夫子則勇矣。夫子謂邯鄲午，殺入於門中，可謂勇矣。我往我往，攻門也。且門焉，謂自平日攻其門。

皆至正義，皆至謂其徒皆至，立待門之開。其狀如種木然，及殺及圍衛之夜，由涉佗成何成何比衛於縣，此之謂棄禮。

言人臣而輕辱國君，勇於無禮是棄禮也。詩曰：相鼠之篇，欲立武叔，武叔州仇成子之子。藪音莫，使賊射之，使射公若藐也。公南為馬正，馬正馬官之長也。公

禮也。若其不具，用批穢也。批，穀不成者，穢草之似。殺者言享不具，禮穢薄。

若批用批穢，君辱棄禮，名惡于盂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知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距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文倒者，次魯事。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為報。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燭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入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

與午聞，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少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承整。日中不啓門，乃退。及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按衛侯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

與人。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風也。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速也。

叔孫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武叔之黨，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武叔既定，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郟宰，武叔既定。

左氏傳 卷二十八 定公 十一 大觀氏藏

南為叔孫氏之馬正
既定位既定也
弗能不能殺也 圍
養馬者 吾以劍過
朝此圍人獻計也
吾稱子以告告以武
叔之劍 吾偽云
陸氏少儀以器授人
刀卻刃授穎則授刑
鄭注謂銀也謂謂把
臣之業云如義唯取
受叔孫之命耳故杜
注云謝安云奈此詩
本言曲沃強盛晉侯
微弱直似叔孫微弱
家臣強盛故孔穎達
穆齊詩全章款之使
讀者迷惑可謂兩矣

也巳 居齊魯之際
而無事謂既叛於魯
又不事齊 臨民治
邱邑之民也 不然
將叛言邱邑之民亦
將叛汝將以易子
齊言將以邱邑易子
齊民 兗晉山一凶
勇又懼聲也 不如
易於齊言不知以邱
民請易於齊 紆與
新通舒寬也 何心
此何心邱邑下文倍
寺地 欲以此偏魯
言欲以此邱地偏魯
乃多舍甲 謂多置
兵甲於門

使邱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武叔之吾
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
之吾偽固而授之未則可殺也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未授之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已逆呵之
劍刺遂殺公若侯犯以邱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叛而以圍告
廟故武叔懿子圍邱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邱
弗克叔孫謂邱工師駟赤工師掌工曰邱非唯叔
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
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臆命叔孫稽首

謝其受 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
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
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邱人為之宣言於邱中詐為齊使
也曰侯犯將以邱易于齊齊人將遷邱民謂易其民人
衆兇懼不欲遷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始同子不
知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邱也而得紆焉何必此
言以二邱民易取齊人與邱無異勝於守邱為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偏魯必
倍與子地言非徒得民且盡多舍甲於子之門以
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

左傳卷下 定公 十一 齊侯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

齊有司觀后變其虛實也

介侯犯之門甲介捕衣也門多舍甲故得介焉

謀免我且謀免我於獨請行去也

止之曰守郭門官吏止之也

識申志又又如宗

數色主又

邠魯人林云邠魯田邠之師

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

大駟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為

射邠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邠人

赤先如宿宿東平無監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

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

若誅之誅責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

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

之數數野以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

致邠致其名簿也為宋公子地驍遠富獵地宋景

十一分其室言令已室之資財奴婢也

公衆景公公取而云如公取公子之百

馬也扶捷也鬣力鞭反將定將出

奔也公開門而泣之閉居而泣衣難之

將出奔也 有願焉願偏頗不平也 子

為君禮禮謂出國為去声 辰為之請請

止公子地也 廷求往古况二反

皆來御云如言辰以仲佗等為國之賢人

以賢人出是為國無久故言國人也

之凡 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公子地有

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向魍司馬公取而朱其

尾鬣以與之與魍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

將走公開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

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願焉子為君禮禮也不過

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

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廷欺吾以國人出君誰

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仲佗幾子彊

宋卿來之所武叔聘于齊謝致邠也經畫辰齊侯

左傳 卷下 定公 十一 齊侯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

子叔孫子男子之佳
稱君之他境君謂
魯君也謂不與齊接
境之所故敢助君
憂之言也故敢助君
不取之以助魯君憂
之非寡君之望也
叔孫折齊侯之以為
德言此非寡君之所
望於齊也勤勞也
正義曰前來高之亂
以蕭也封叔為附庸
宣十二年楚子滅之
復為采邑故辰等今
入之以叛也及鄭
平林莊平不書必閔
天下之大故而後書
書渝平以志諸侯之

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郕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
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叔孫郕對曰非寡君
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敢以家謀
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
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稱榮例在前年夏四月秋宋樂大
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取
叔還如鄭泣盟還叔請曾孫

合書及鄭平以志諸
侯之散此春秋之所
以終始也還音旋
按世族譜叔還是叔
子曾孫此誤林注
樂大心九年被逐今
從衣地以叛
薛襄公卒比立衛
公孟彊孟彊無字
公以其子驅為之後
此實公孫也而既為
繫子繫字公孟故以
公孟為氏墮許規
反叔孫州仇云
林注二氏之邑而二
氏墮之是以為二家
之類也則以孔子之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
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惡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冬及鄭平始叛晉也曾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
而叛故曰始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無傳四年夏葬薛襄公
無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郕墮毀也患其險衛公孟彊
帥師伐曹張孟繫子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
雩無傳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無傳十
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黃無傳十有二

定公 十一 大觀

事齊也 公田於林
注公行不越境不至
至圍成危之也初作
三軍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二季氏盡征之
叔孫氏巨其子弟孟
氏取其半焉三家之
強孟氏為有君也莫
難於墮郈費墮成易
耳而公自將圍成不
克是不足子有為也
齊人婦夕樂三日不
朝是以微罪行也
羅曰云如馮云與其
空背厲名寧可使人
譏我無勇也 殿而
在列言是在後而不
難列 與其素厲云

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無傳國內而書至者成疆若列國與動大衆故出入
皆告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郊曹邑還滑羅殿
大夫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其在行列之後其御曰殿而
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素空也厲
羅也言伐小國當
如長者以誘致之仲田為季氏宰仲田由將墮三都
三都費郈成也疆盛將
為國害故仲田欲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
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不得
志於叔孫氏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

如言知曹國小弱其
必不敢追而難列而
殿是素厲也與其然
寧無勇以誘致之
叔孫氏叔孫武叔先
毀郈城 三子叔仲
季武子季孫宿 句
音劬願音祿
仲丘命云史記孔
子世家定公以孔子
由中都宰為司空由
司空為大司空十年
會于夾谷時已為司
寇矣十四年孔子由
大司寇攝行相事是
此時仲丘為司寇也
成孟氏之邑 孟孫
即仲孫也仲孫氏為

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仲尼命申句須樂頎
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
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
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佯不知我將
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
以為之援夏築蛇淵圍無傳書大蒐于比蒲無傳夏衛蒐非時
公孟彊帥師伐曹無傳傳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書

定公 十六 木觀

三桓之孟故趙孟
障之尚反衛也射
食亦食夜二反晉
荀寅云小注注荀寅
士吉射伐趙氏鞅奔
晉陽韓魏伐范中行
氏寅吉射奔朝歌則
是皆叛也 晉趙鞅
歸于晉林注焯易詳
也乘盈魚石猶言入
至鞅而後言焯則晉
無人之辭也此韓趙
魏分晉之本也鞅臣
至于書焯則供職不
足錄矣 林云此鞅
惠公夷立又名寅
耶音貝 邢彼命反
又音丙 數所主反

惡曰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士 晉
趙鞅歸于晉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 薛弒其君比
無傳稱君
君無道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垂葭改
高平鉅野縣 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
西南有耶亭 郟意茲曰可意茲齊 銳師伐河內今河內 傳必數
日而後及絳傳告 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
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唯郟意茲
乘軒以其齊侯欲與衛侯乘 與之寔而駕乘廣

世族譜趙衰趙夙弟
衰生胤胤生朔朔生
武武生成成生執其
家為趙氏夙孫穿穿
生梅梅生勝勝生午
其家為耿氏計各六
代今俗謂五從兄
弟是同族也軒大夫
車 乘廣兵車也
使告曰偽使人告之
此君之駕云如言比
君之兵車駕來恐緩
不及事寡人請以已
車接代 介而介被
甲也 貢獻也
絕衛與衛絕也
其從者午之從者也

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
人請攝以已車攝 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
晉師乃止以不能成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
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
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 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
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 而寔
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
因懼齊而徙則衛 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
與郟鄲好不絕 歸衛 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
午不用命故囚之

乃使告邯鄲人趙鞅
乃使人告邯鄲父兄

晉國有命謂晉國有
一定之命余為後
可也言彼始禍難而
後我復拒之請以
我說言今重後始于
殺邯鄲午矣不知先
備諸晉國若以始禍
討之請解說以因殺
午者董安于也

趙孟不可不肯設捕
范氏吉射中行氏
荀寅

文子欲以為卿疏云
既欲以為卿則當去
范中行二氏乃始得
立言此者明文子欲
為亂以去之惡如
宗又為路天士吉
射即范吉射

三臣范氏中行氏趙
鞅

左氏傳

卷三

定公

六

左氏傳

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實不可涉實午家臣不肯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

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遂殺午趙稷涉實

以邯鄲叛稷趙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

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婿父曰姻

吉射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作亂攻董

安于聞之安于趙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

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

我獨死懼見必請以我說趙孟不可晉國若討

自解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

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

范氏臯夷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欲

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

荀寅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

故五子謀五子范臯夷梁嬰父知將逐荀寅而以

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

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

九丘傳

卷三

九

三折肱知為良醫也
折傷其肱言經驗多也
也歷病痛多而深知良醫治療之法
可盡克也滅三家不難也
也克之君將誰與言滅三家則君舍范氏中行氏復誰與哉
是使睦也是使睦也
三家之可克在其未睦也趙鞅入于絳云
林云以見三家分晉之始
初衛公孫文子朝文子朝
靈公事晉史歸而告文子以請事靈公事晉史歸

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
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昭
十年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
三家未睦韓魏知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
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
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趙鞅歸
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傳錄晉衰亂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命公退見史鮪而告之
史鮪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
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
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
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
言能執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
言尊卑成也驕其亡乎
成文子富而不驕者鮮
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成必與焉與禍及文子卒
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
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
靈公夫人南子黨來朝之徒
夫人愬之曰成將為亂
為明年成來奔傳

是吾罪也蓋悔之也
無害見其悔故教之
示無所害子臣謂盡臣子之道
其亡乎謂亡家出奔
吾唯子之見言富而不驕者
吾唯見子耳又將去云
既見惡靈公故曰又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成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趙陽

左氏傳

卷三

定公

十九

大觀氏藏

於越夷言發聲
獲音醉林注此越句
踐元年也史記吳闔
廬聞越允常死與師
伐越句踐襲敗吳師
射殺闔廬吳闔廬
卒于夫差立公會
齊侯衛于牽林注魯
為會止此晉田朝歌
公會齊侯衛侯于脾
上梁之間謀殺范中
行氏也鄭得罪于玉
而齊挾之以救晉范
中行得罪于君而齊
挾之以救晉景公問
政子曰君之臣其
以是欲會于洮焉

於越夷言發聲
獲音醉林注此越句
踐元年也史記吳闔
廬聞越允常死與師
伐越句踐襲敗吳師
射殺闔廬吳闔廬
卒于夫差立公會
齊侯衛于牽林注魯
為會止此晉田朝歌
公會齊侯衛侯于脾
上梁之間謀殺范中
行氏也鄭得罪于玉
而齊挾之以救晉范
中行得罪于君而齊
挾之以救晉景公問
政子曰君之臣其
以是欲會于洮焉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
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成皆惡之
五月於越敗吳于携李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詐吳
吳子光卒未同盟而公會齊侯衛
侯于牽魏郡黎陽縣公至自會無傳秋齊侯宋公會
于洮洮魯地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無傳石尚天子之
衛公孟彊出奔鄭彊書名與制宋公之弟辰自蕭
來奔無傳稱宋公之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無

云以止樂祈故此宋
之拔晉也天王使
卿皆書魯大夫書字
元士中士稱名劉夏
石尚是也下士稱父
公會王人于洮是也
大蒐于比蒲林注大
蒐止此自合中軍公
不與兵政者四十年
矣于是蒐比蒲則以
季孫斯叔孫州仇之
墮成費也故曰政逮
于大夫四世矣故夫
三桓之子孫微矣林
注周魯之交止此
脤市軫反脤器即蛋
器趙陽奔宋以黨

會公于比蒲來而
不用朝禮故曰會城
莒父及霄無傳公救晉助范
也此年無
冬史闕文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
戌來奔終史魚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
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
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
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
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
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

定公 大觀氏藏

於成也。使終為政。於趙氏言安于能使。趙氏執晉國政。孟以其先死難也言晉國之法始禍者死。安于則發之。其實始於趙孟殺邯鄲子故。歸罪於安于。又誣之也。莫音暮。主命。主謂知伯。祀安于於廟。禮臣有大功。配食於廟。北宮結公叔成之黨也。補正。傳氏曰禽如鷙鳥之。發急持以衝其陳。吳陳堅不可動。行音抗。下同。三行。三隊也。注頌注屬也。臣奸旗。

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荀躒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趙氏頓子祥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傳言小不事。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成之故也。吳伐越。越五年。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斬為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劍而辭曰。二君有治。吳軍。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

鼓言師之耳目在旗。故軍令為旗鼓。越子因而伐之。言乘吳軍士怪誅頗亂其行列。而代之前也。闔傷將指。將指為足。大指。言將領諸指。足用力。大指為多。手指。物中指為長。故足以大指為將手。以中指為將。陘隘道也。苟出入。遇夫差出入也。必謂已曰。今立於庭者謂已也。而忘而汝也。唯敬諾也。挑如字。又作姚。士鮒即祈成鮒。

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其足。大指見斬。遂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釋經所以。夫差使人立於庭。夫差闔廬。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後三年。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脾上梁。間。即棄。謀救范中行氏。齊魯救晉。故折成鮒。小王挑甲率狄師以襲晉。二子晉大夫范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

正義曰宋朝在遠年服虔以會于泚上屬為義非 夫人南子 靈公夫人 會于泚 使夫人會宋朝于泚 既定爾妻豬妻豬 北豬也疏云以妻豬為求子之豬蓋以北豬求子喻淫婦求男也 豨音加牡豕 少亦作小 戲陽復姓速名 乃朝小君君為大君夫人為小君 啼而走啼而走入于 靈公宮

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泚范氏故也謀救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呼之南子在會于泚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蒯聵公太子孟邑名也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妻豬盍歸吾艾豨艾豨喻求朝艾老也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太子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太子色變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

民保於信保身於信也

臄音余本草陳藏器云臄鼠極細卒不可見食入及牛馬菜皮膚成瘡至死不覺

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戮於余戮殺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紆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信義不必信言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范氏者終景土言籍秦無後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臄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處舉二月辛丑楚子滅

加氏傳

陳直居友
邾子來奔喪林法諸
侯來奔喪于是終

邾庶其邑表二十一
年邾庶其以漆間丘
來奔子貢觀焉觀
其行礼也玉朝者
之贊周禮典瑞云公
執桓圭侯執信圭伯

執躬圭子執穀璧男
執蒲璧以朝觀京遇
會同于玉諸侯相見
亦如之是朝必執玉
也夫礼云言有
礼生存無礼死亡故
為休取之取之於
礼也於是乎觀之
於是皆觀其公度
相朝謂歲首二君相
見嘉事不体言不
合法度其体不正也
替也廢也情之發見
也
多取費焉適取費耳

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無傳壬申公薨于

高寢高寢官名不於路寢失其所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

次于渠蔭不果拔故書次邾子來奔喪無傳諸侯奔喪非禮秋七月

壬申妣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九月

滕子來會葬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

克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辛巳葬定妣辛巳十月三日有日

無冬城漆邾庶其邑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

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贊子貢曰以

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

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

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

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

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

歸其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俘取

也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

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五月壬

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鄭罕達敗宋

師于老丘罕達子齋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一事見

哀十年齊侯衛侯次于濰駕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

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

故不曰葬定公兩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兩而成夫人

葬定公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

附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及哭於寢故書葬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

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綴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八終

挈女居及又如加及且不祔也後死者將入廟合食于先祖謂之祔也赴同赴于同盟國也兩句

書不時告也書之者不即時告也所以示譏也

